

到世界需要的地方去

刘昊雨

一提到非洲、中亚，我们好像很难马上说出来这里有什么样的国家，又有什么样的特色。

正是为了让学生们更了解整个世界，走向世界，我们学校开设了“丝路新探”海外实践的课程，尤其把目光放在了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上，我也有幸去了伊朗等国家。

谈到伊朗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核武器？武器？制裁？去之前，我也有这样的刻板印象，甚至当我从伦敦出发飞向伊朗时，安检人员问我目的地，我告诉他，先飞伊朗，再飞中国，他英式幽默地告诉我，哦我可怜的小宝贝，那你可能再也飞不回中国了。



与伊朗儿童互动

但这个神秘的伊斯兰国度，却展现给我们意外的热情。走在路上，随时有年轻人跑过来要和你合影。偶尔会有两三岁的孩子们忽然对我们喊着“China！”“qing”“你好！”

在伊斯法罕集市的一个小摊买东西时，遇到了两个伊朗的老板，看到我是中国人，得意地拿出了支付宝，让我们扫一扫付款！他用中文告诉我，他叫马云，他弟弟喜欢乒乓球，所以叫马龙。他们学习中文已经一年了，因为他们想去中国企业工作。

中国企业？在伊朗？是的！

参观中，我们一行来到了葛洲坝集团。令我们惊讶的是，从给我们开门的大爷，到打扫卫生的阿姨，全部是伊朗人，甚至还有一位从一线做起的工程师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。2002年来伊朗之后，葛洲坝集团以当地3倍的工资聘用了80%的伊朗员工，对于伊朗人来说，能够在这里工作，是十分令人骄傲和自豪的，大概有点像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的巅峰的意思。

一系列的暑期实践结束后，回到学校刚好九月，作为老学长，我开始思考要在迎新晚会上对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。

1911年，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，设立了留美预备学校，这才有了后来的清华大学。我们最早的一批学长，坐上离乡的船，远渡重洋。他们知道，想救中国，必须走出去，去广阔的世界里为祖国寻求出路。

1949年，沉睡在东方的雄狮苏醒了，百废待兴的祖国牵动着海外游子的心。梁思成、季羨林、

钱钟书、朱光亚、邓稼先……怀着一腔热血归国的不止大家耳熟能详的这几位。

我相信在座大多数人不知道：1968年北京首都机场附近发生过一起坠机事件，搜救现场发现了两具面目全非的身体，早已烧焦了的他们却仍然紧紧地抱在一起。几位战士合力才将他们分开，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：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，是一个公文包，打开后，一份热核导弹实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。这是我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和他的警卫

员。郭永怀和钱学森曾经都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的弟子。他们在走出去之后，听到了祖国的召唤，又满怀深情、不顾一切地走回来。回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，建设祖国。

不同的时代，赋予了青年人不同的时代使命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的时代使命又应该是什么？我在遥远的中东、非洲找到了答案。

在中石化伊朗的分公司里，我认识了一位三十多岁工程师，白天的座谈会上他自豪地告诉我们：50度一线工作的环境是常态，24小时值班是他们工种的特色。当他得知我和他一样也是化工专业的博士，他拉着我要一起聊聊家常。他告诉我，德黑兰到北京的飞行时间是8小时，在8年时间里，他8岁大的女儿见爸爸的次数，却远没有8次。

他说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是和伊朗的员工一起过中国的春节。我安慰他说，这里就像您的第二个家，他破涕而笑，说，不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我问他觉得值吗？他骄傲地说：值啊，每一个中石化的项目建成之后，伊朗的当地人就能让自己的孩子多上一年学，多吃一口肉。中东的石油，



刘昊雨在伊朗

就可以通过路上输油管道运往中国，我们也就不再受唯一海上通道——马六甲海峡的制约。我们中国的能源安全，也就多一份保障。

走出国门，重回祖国，又走向世界，历史的每一步宏伟征程背后，都有不为人知的、难以想象的艰辛。当我了解了他们背后的故事，我更觉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之伟大：到世界需要的地方去。我们要建设的，是一条友谊之路，是一条发展之路，是一条全球化之路。

有位大一的学弟听了我的故事说，这些人又何苦呢，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却还要在异国他乡受苦。我想告诉他：一带一路的回荡的中国之声，让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。中国人走出去，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机遇，也许我们错过了这个机遇，我们就将错失整个时代。

过去的前辈对青年人说：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。今天我们说：中国青年，到世界需要的地方去！

（本文转载编辑自《清华研读间》微信文章，
图片由刘昊雨提供）